



## 诗与人性

### ——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分析

张 弓

**摘 要：**席勒认为，诗歌是最重要的艺术类型，也是审美教育的最重要手段；诗歌是最有效的使人性完整的艺术类型、塑造人性完整的人的最好审美形式，也是使人全面发展的最重要的工具，还是使人达到自由境界的最便捷的途径；诗人是最接近上帝的人，是自然的守护者和复仇者，是使世界和谐发展的创造者。

**关键词：**诗歌美学思想；人性完整；席勒

席勒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与歌德齐名，被誉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他的诗歌已经传遍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他的《欢乐颂》被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谱写进了《第九交响曲》，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诗歌美学宣言。他的许多哲理诗、格言诗、歌谣诗不仅传播着人性的真理，同时也是他的诗歌美学思想的诗意的表达。他的《论毕尔格的诗》，既是一篇诗歌评论杰作，也是一篇诗歌美学思想的佳构。在《论美书简》、《审美教育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不仅以诗歌作为具体分析对象来论述和阐发他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教育思想，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了他的诗歌美学思想。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是他的人性美学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中，诗和诗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诗是指所有的文学作品；广义的诗人是指一切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狭义的诗就是指一种押韵合辙，分行书写，高度凝练的文学作品；狭义的诗人就是指专门创作诗歌作品的作家。这里所说的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就是专指席勒关于诗歌（狭义的诗）的美学思想。

#### 一、诗歌与人性完整

《论毕尔格的诗》(1791)是席勒评论德国杰出诗人毕尔格(哥特弗里特·奥古斯特·毕尔格, Gottfride August Bürger, 1747—1794)的诗歌的文学批评论文,篇幅比较长,因而也可以说是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的一篇专题论文。文章开头,开宗明义,席勒就论述和阐发了诗歌的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诗歌应该创造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他说:“我们的哲学研究时代开始对缪斯的演奏冷漠寡情以示轻视,这看来并不比感情奔放更严重地伤害诗艺。社会生活的一些保护机关至少还为戏剧诗艺术服务,也允许叙事诗艺术有它的自由形式,使其更好地倾听世界的声音并把时代精神汲取到自身之中。但是,每年一年的年鉴,社会舆论的赞扬,我们的女士对缪斯的业余爱好,都仅仅是一堵防止抒情诗艺术崩溃的虚弱的堤坝。然而,假如这些精神的青春之花在结果的时期必须萎谢,假如成熟的文化也必须用唯一的美的享受来换取,那么,对于美的朋友来说就会有一种非常镇定的思想。说得更确切些,就可能在我们这个毫无诗意的时代里,像为一般诗的艺术那样,因

而也为抒情诗的艺术,找到一种非常庄严的使命;也许可以证明,如果诗的艺术从一方面来看肯定比不上一些高尚的精神活动,那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就只会越来越变得必不可少。在我们的精神能力分离而各自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精神能力必然会造成广阔的知识领域和职业活动的相互隔离,而几乎只有诗的艺术才是把分离的精神能力重新结合起来的,才是把头 and 心、机智和诙谐、理性和想象力和谐地联结起来的,才可以说是在我们心中重新创造完整的人的活动。只有它能够扭转命运,才能够不为得到奖赏而努力探寻,也能够在纯粹的理性世界里为真实而献身。精神在诗的艺术那里,从仍然那么分歧的道路上会重新认出路,而且在它青春旺盛的光焰中得以幸免过早地衰老僵化。它是青春焕发的斟酒女神,在天帝的殿堂里服侍不朽的天神们。”<sup>①</sup>席勒在这里明确指出,18 世纪末的德国是一个缺乏诗意的时代,是一个人性分裂的时代,是一个人类高度片面发展的时代,是一个人性精神丧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诗歌艺术的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因此,席勒进一步要求诗歌艺术能够使时代高尚化。他说:“但是,它本身与时代一起前进,它必须为时代而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它造成一切优势并掌握这些优势。经验和理性为人类积累起来的财富,必定会赢得生命和硕果累累,并且由诗的艺术的创造之手装点得秀美优雅。它应该能把它的风尚、性格和全部智慧净化和高尚化,集中在它的镜子中,用理想化的艺术从时代本身之中为时代创造出一个典范。不过,这种情况要以它本身不落入不熟练的手中为先决条件。这种情况那么长时间并不存在,在有道德修养、无偏见的人和诗人之间那么长久地产生着另外一种差别,以致后者为了前者的优势而把诗才能仍然当作附加物来占有;诗的艺术可能那样长久地达不到它使时代高尚化的目的,而科学文化的每一点进步总只会减少它的赞赏者的数目。有教养的人决不可能在一个不成熟的少年那里为精神和心灵寻找清新,决不会想在诗歌中重新找到偏见、陋习、精神空虚这些在实际生活中把他吓跑的东西。”<sup>②</sup>席勒希望诗歌艺术能够以典型化、高尚化、理想化的艺术方式,让人类成熟起来,赶走驱除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偏见、陋习、精神空虚等等弊病,建立起一个高尚化纯洁的社会。

《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794—1796)是专门论述诗歌的,其中的诗歌本质论、诗歌类型论、诗歌发展论都显示出席勒把诗歌与人性 and 人性完整过程本质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性美学思想观点、立场、方法。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把诗歌规定为人类心灵的表现,是诗人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结晶。因此,席勒把诗歌分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两大类,而不是按照诗歌的体裁形式把诗歌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史诗)、戏剧诗(剧体诗)。再进一步,他认为素朴的诗不能再划分了,因为素朴诗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不过,感伤的诗却应该根据表现的理想的性质而再划分为讽刺诗和哀歌诗两种:讽刺诗站在理想的角度把现实“当作一个厌恶的对象来处理”,而哀歌诗把理想“当作喜爱的对象来处理”;接着,他还根据诗人的心灵(崇高心灵与美的心灵)区别讽刺诗为两种:惩罚的讽刺诗或者激情的讽刺诗和戏谑的讽刺诗。他指出:“如果一个诗人把同自然的隔离和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作为他的题材(在对心灵的作用上两者都是同样的),那么他就是讽刺诗人。根据他留恋于意志的领域或者理解力的领域,他可以用严肃和热情的方式来写,或者用戏谑和愉快的方式来写。前者产生惩罚的或激情的讽刺,后者产生戏谑的讽刺。”然而,不论是激情的讽刺诗还是戏谑的讽刺诗都应该使人达到自由:“使惩罚的讽刺逐渐变为崇高而达到诗的自由,使嬉戏的讽刺优美地处理它的题材而获得内容。”只是两种讽刺诗使人达到自由境界的途径和作用是不同的:“如果激情的讽刺只是适合于崇高的心灵,那么嬉戏的讽刺只能由一颗优美的心来完成。”这就像“深深的海洋在波涛汹涌的时候显得是最崇高的,清澈的小溪在平静流淌的时候显得是最优美的。”<sup>③</sup>这样的诗歌审美教育作用的划分及其与人类心灵的密切关系的分析,似乎是西方美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席勒的论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又分析了哀歌诗的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其一,他界定了哀歌,区分哀歌为狭义的哀歌和广义的牧歌。他说:“如果诗人以自然和艺术对立,以理想和现实对立,

①《席勒美学文集》,张玉能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22 页。

②《席勒美学文集》,第 22~23 页。

③《席勒美学文集》,第 316~318 页。

使自然和理想的描绘占主导地位，而它所引起的愉快成为主要的感情，这样的诗人，我称之为哀歌诗人。正如讽刺有两种，哀歌也有两种。或者是，当自然丧失了，而理想被表现为不可企及的时候，自然和理想成为悲伤的对象；或者是，当自然和理想被表现为现实的时候，两者都成为欢乐的对象。前者是狭义的哀歌，后者是广义的牧歌。”其二，席勒以古罗马时代的诗人奥维德的哀歌为例，具体分析了哀歌的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在自然的美中寻求自然，使感伤的人获得完整的人性。他说：“哀歌诗人寻求自然，但是在它的美中寻求，不只是在它的令人愉快之中寻求；在它理想的一致中寻求，不只是在它对需要的随时满足中寻求。因欢乐丧失而感到的悲哀，因黄金时代在世界上的消失而发生的忧怨，因青春、爱情等等的幸福一去不复返而产生的哀愁，只要这些感觉的平静状态同时能被表现为到的和谐的对象，就能够成为哀歌的题材。”据此他认为，奥维德的诗作并不是都能称为哀歌的，“因为他的悲痛太缺少活力，太缺少精神和高贵品质了”，“因为诗歌艺术高踞于现实的一切之上，只应当悲叹无限的东西。”<sup>①</sup>这就是说，要发挥哀歌完整人性的功能，诗人必须把哀歌的悲叹上升到精神的、道德的、崇高的高度。其三，席勒以哀歌使人达到审美自由的功能来评价法国启蒙主义先驱卢梭的哀歌作品，明确地指出了诗歌应该给人以审美自由。他指出：“卢梭作为诗人，和作为哲学家一样，只有一个意图：不是寻求自然，就是替自然向艺术报仇。”因此，卢梭“有时候充满了哀歌的感动，有时候被裘维纳尔的讽刺鼓舞起来，有时候像在他的《朱丽叶》中一样，进入了牧歌的领域而心醉神迷。”席勒如此评价高度确切地概括了卢梭作为“浪漫主义之父”的“回到自然”、“反对艺术”、“自然教育”等思想。与此同时，席勒也从诗歌使人达到审美自由的高度，批评了他十分尊敬的这位启蒙主义先驱，指出“他很少达到或者从来没有达到过审美的自由，而这种审美的自由是诗人在处理题材上应当坚持的，也是诗人应当给予读者的。”<sup>②</sup>由此可见，席勒是把使人达到审美自由作为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和本质特征来肯定的。

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还对于牧歌的人类学功能作了一些阐述。首先，席勒界定了牧歌。他说：“这类诗的一般概念是，天真而又快乐的人性的富有诗意的表现。因为这种天真和快乐看来是与比较成熟的社会各种虚伪关系不相容的，是与一定程度的造作和雕琢不相容的，所以诗人们把牧歌的场面从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搬到了素朴的牧人环境，并且使它在文化开始以前的人类童年时代中占有了一个位置。”这种牧歌的“目的到处都是一样：表现处于天真状态的人，也就是，表现处于同自己和谐与和平的状态中的人。”<sup>③</sup>这个定义界说本身就暗含着牧歌的人类学功能，这就是表现人性的天真状态、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让人们去追求这个早已失去的人类童年时代。其次，席勒在分析牧歌的局限性的时候，同时指明了牧歌的人类学功能。他当然很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不可能恢复到童年时代，所以他看到了牧歌的局限性：“由于植根在文化开始以前的时代，牧歌在排除文化的弊害的同时，也排除了它的优越性；所以牧歌就其本质而言是与文化处于一种必然的对立之中的。因此，从理论上说，牧歌使我们后退，但是从实际上说，牧歌又引导我们前进，使我们高尚起来。”<sup>④</sup>这还是说，牧歌应该使人类高尚化，使人类人性完整。最后，席勒把感伤的牧歌看作是最高的诗，也就是实现人性理想的诗，这就从最高意义上说明了诗的人类学功能。他说：“这种牧歌的概念，不论在单个人还是在社会中都是完全和解了的斗争的概念，是爱好和法则自由结合的概念，是已纯化为最高道德尊严的自然的概念，简言之，它不是别的，而是已应用于现实生活的美的理想。因此，这种牧歌的性质就在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它们为讽刺诗和哀歌诗提供题材）完全被消除，与此同时各种感情的一切冲突也完全停止。因此，宁静是这类诗作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主要印象，然而这是完成的宁静，而不是懒惰的宁静；这种宁静来自我们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而不是来自我们各种力量的静止状态；是来自充实，而不是来自空虚；而且伴随有无限力量的感觉。”<sup>⑤</sup>总之，在席勒那里，牧歌完成了人性的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而且这是一种包

①《席勒美学文集》，第321~323页。

②《席勒美学文集》，第323页。

③《席勒美学文集》，第314~315页。

④《席勒美学文集》，第316页。

⑤《席勒美学文集》，第320页。

含着多样性的统一,这也是一种人的心灵的完全满足的状态,但这种满足包蕴着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句话,牧歌使人性达到完整,是人的心灵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这正是诗的人类学功能的最高的实现。我们看到,席勒之所以要写《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就是要阐明他的通过诗(文学)来实现人性的理想的美学理论。

## 二、诗人的历史使命

在《论毕尔格的诗》中,席勒把实现人性完整的理想作为衡量诗人的首要标准。也就是说,为了发挥诗歌艺术的这种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就必须抱有人性完整和人的全面发展或者自由发展的理想。正是以这样的人性完整的理想化尺度来衡量毕尔格的诗歌,席勒才认为,毕尔格的抒情诗最大的不足就在于缺乏理想化。席勒指出:“诗人的一个首要条件是理想化、高尚化,没有这个条件,他就再也不能获得他的名声。他应该使他的对象的优秀东西,(这时这个对象可以是在他心中和身外的形象、感受或行为)从粗糙的,至少是生疏的混合物中解放出来,应该使分散在较多对象之中的完善之光集中在唯一的一个对象中,使各个扰乱匀称的特性服从于整体的和谐,使个别和局部提高为一般。他以这种方式体现在唯一的对象中的所有理想,可以说仅仅是诗人心中关于完善的内在理想的结果。他把内在的一般理想提高得越纯粹越丰富,那种唯一的对象就会越接近最高的完善。我们在毕尔格先生那里感到失去了这种理想化的艺术。”<sup>①</sup>席勒把理想化或者拥有完善、和谐、整体的理想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席勒对于诗人和诗歌要求一种人性完整与诗歌艺术形象和谐、完善的整体对应的美学原则,要求诗歌艺术运用完善的理想艺术形象来塑造完整人性的审美创造思想。席勒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启蒙主义运动西方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美学思潮的根本思想,这种人性完整的理想化美学思想成为了席勒诗歌美学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原则、创作准则、批评标准。为此,席勒希望有教养人要求诗人成为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要求诗人能够成为一个具有高格调的人性感受,能够有教养地精神振奋的人,能够把高尚化、纯洁化的人性转化为自己的个性的人。他说:“他理应要求诗人,这个在生活历程中必定是他可爱的同伴的诗人,就像贺拉斯对他的罗马人那样的同伴,在知识才能和道德操行方面都与他处在同一高度上,因为他即使在享乐时也不愿意落在诗人之下。因此,用高格调的色彩来描绘感受就不够了,人们还必须高格调地感受。仅仅振奋还是不够的,人们还要求一种有教养的精神振奋。诗人能够给予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的个性呈示。因此,这种个性应该值得出现在世人和后代面前。在他能够开始感动优秀的人们之前,尽可能地使他这种个性高尚化、净化为最纯洁美好的人性,是他的首要工作。他的诗歌的最高价值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纯粹完美地表现有益于完美心灵的情感状态。”<sup>②</sup>席勒认为,只有高尚化、纯洁化、有教养、高格调的诗人的成熟、完美的心灵,才可能显现出成熟、完美的诗歌作品。因此,诗人首先应该使自己的人性完整、本质力量全面发展、精神自由、心灵美好,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使人性完整、使人全面发展、诗人精神自由、使人心灵美好的诗歌作品。

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根据人与自然的素朴的关系或者感伤的关系来区分素朴诗人与感伤诗人。他说:“对自然的素朴关系和感伤关系根本在于:诗人是自然的保护者,自然的证人和复仇者。”他认为,诗人作为“自然的保护者”,“他们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失去的自然。由此就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作诗方法,诗的整个领域都被这两种作诗方法详细阐明和测定着。所有诗人,只要实际存在着,他们都是处在由时代决定的状态之中的,他们活跃在时代之中,或者偶然的情况对他们总的教养和一时的心境发生影响,他们就要么属于素朴的诗人,要么属于感伤的诗人。”例如,古代人中的荷马和现代人中的莎士比亚就这样出现;两种被巨大的时代差距分开的、极不相同的天性,恰恰就在这种性格特征中完全统一了<sup>③</sup>。因此,诗人的根基和本质在于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由时代所决定的,所以,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古代和谐社会中是素朴的,诗人本身就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证人,他

①《席勒美学文集》,第 28 页。

②《席勒美学文集》,第 23 页。

③《席勒美学文集》,第 308~309 页。

的写诗方法就是素朴的,按照自然的本来面貌来描摹和欣赏;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明的近现代社会中是感伤的,诗人失去了自然,不得不把自然作为理想来追求,诗人成为了自然的复仇者,在追寻自然,他的写诗方法就是感伤的,把自然作为理想和观念来表现和感伤。所以,诗人和诗的本质是由时代和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但是,“不论素朴的性格还是感伤的性格,单独来看,都不能完全详尽地阐明美的人性这个理想,这个理想只有在两者的紧密结合中才能出现。”所以,诗人的历史使命就应该是结合了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理想的诗”来造就结合着素朴的性格与感伤的性格的“美的人性这个理想”,也就是说诗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优美人性的理想、即素朴性格和感伤性格在诗中的结合”<sup>①</sup>。

### 三、诗歌中的表达

席勒的人性美学思想体系及其诗歌美学思想不仅在专题论文和文艺评论之中阐述了出来,而且,在他的哲理诗、歌谣诗、格言诗、抒情诗中同样得到了诗意的表达。

在《希腊的群神》(1788)中,席勒讴歌了希腊的神话世界,在神话世界中,群神还在统治美丽的世界,使用那种欢乐的轻便的引带,还在领着那一代幸福的人,受人崇拜,那样荣耀,人们还用花环给美丽的天神祭庙。

那时,还有诗歌的迷人的外衣  
裹住一切真实,显得美好,  
那时,万物都注满充沛的生气,  
从来没有感觉的,也有了感觉。  
人们把自然拥抱在爱的怀中,  
给自然赋予一种高贵的意义,  
万物在方家们的慧眼之中,  
都显示出神的痕迹。<sup>②</sup>

由此可见,席勒把诗歌作为以迷人的外衣来传播真理的神奇力量,让世界变得美好,使万物充满生气,使得人与自然友爱相处,万物都具有高贵的意义,显示出神灵的痕迹。诗歌的神化万事万物的功能,恰恰与席勒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人性完整功能、让人由人性分裂到人性完整再到神性的设想是完全一致的。这一首早期的诗歌就已经显示了他后来在1793年《秀美与尊严》中的人性发展过程的描述是息息相通的。

《诗歌的力量》(1795)更是直接宣示了诗歌的力量。诗歌之源不知在何处,诗歌之流却从峡谷里倾泻下骤雨,以雷霆万钧之势而至,崩石跟随着水势流去,橡树被冲得连根拔起,

旅人在那里听得发愣,怀着充满快感的恐怖,他听到山间流水之声,却不知道它来自何处:

诗泉就像这样地奔流,永远找不到它的源头。诗歌的力量如此巨大,好像是由于诗人与搓生命线的恐怖女神紧密相处,他像拄着神使的节杖,支配世人的激动之心,可以带它去幽冥之邦,也能出其不意地送往天庭,或半真半假,将它摇晃,放在感情的秋千架上。谁能抵制诗人的歌声,谁能破除诗人的魔术?如果它像个命运巨怪,迈着巨人一般的脚步,充满神秘,以精灵姿态,突然走进欢乐的队伍,大人物都要躬身下拜来自另一世界的生人,一切假面具都扯下来,浮世欢乐会沉静无声。面对获得大胜的真理,一切虚假全都要消逝。诗歌之所以有这样的魔力。也许就是因为诗歌是一种可以纯洁人类心灵的力量,让人回归到自然的怀抱。

就这样,诗歌号召一声,  
世人立即把俗务丢开,  
奋起直追尊严的精神,  
进入神圣的权力世界,

<sup>①</sup>《席勒美学文集》,第351~352页。

<sup>②</sup>《席勒诗选》,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18页。

他就隶属于崇高的神，  
任何污俗也不能接近，  
其他权威都不许作声，  
也不会遇到任何厄运，  
只要诗歌的魔力永存，  
就没有愁眉苦脸的人。

就像经过绝望的怀思，  
经过长期分别的苦痛，  
挥着悔恨之泪的儿子，  
重新投入慈母的怀中：  
诗歌会领着漂泊的人，  
脱离殊风异俗的他乡，  
恢复幸福的纯洁天真，  
回到青年时代的茅屋，  
不受冷酷的法规羁绊，  
而在自然的怀中取暖。<sup>①</sup>

《大地的瓜分》(1795)更是以神话的形式揭示了诗人的性质和使命：诗人是上帝身边的天使，他已经与一切世俗的功利绝缘，他已经没有了现实的领地，他却可以任意驰骋于理想的天国。诗中这样描述：

“把世界领去！”高踞天上的宙斯  
吩咐人类，“世界要属于你们。  
作为继承的遗产，永久的采邑；  
你们要去和睦地瓜分。”

有手的人，都去匆匆地部署，  
老老少少，各自忙碌不停。  
农夫赶往田间去抢收谷物，  
狩猎的贵族驰往森林。

商人看中的，是要充实仓库，  
修院院长选中贵重的陈酒。  
国王封锁一切桥梁和公路，  
说道：“什一税归我征收。”

一切早已分妥，才看到诗人  
打从遥远的地方姗姗来迟；  
可叹，到处都已是一无所剩，  
一切都有了它的主子。

“倒霉！我是你的忠实的儿子，  
难道单把我一人丢在一边？”  
他于是拉开嗓子，唉声叹气，  
跪到宙斯的宝座之前。

“如果你在梦乡里因循坐误，”

①《席勒诗选》，第26~27页。

天神回道，“就不能将我埋怨。

当瓜分大地之时，你在何处？”

诗人说道：“我在你身边。

我的眼睛凝视着你的面庞，

我的耳朵听你的天乐之声；

请原谅我的心灵，被你的天光

迷住，竟然忘记了凡尘！”

“怎么办？”宙斯说道，—“世界已交出，

我不再拥有田地、森林和市场。

你如想到天上来跟我同住，

就请常来，总会为你开放。”<sup>①</sup>

席勒的格言诗、歌谣诗、叙事诗、抒情诗等等实际上都在为他的人性理想、美学理想、诗歌美学思想进行具体的实践。像他的《欢乐颂》就是在歌颂人类像兄弟姐妹一样欢聚一堂，全世界充满人性的美好和社会的和谐，《大钟歌》描绘了人的一生的理想境界、反对暴力革命、塑造美好人性的途径，哪怕是一两行的格言诗，也都是在传播着人性的真理。

总之，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最根本的核心依然是人性和人性的完整。他具体地论述了诗歌的本质和特征以及诗人的历史使命。他把诗歌作为最有效的使人性完整的艺术类型，也是使人全面发展的最重要的工具，还是使人达到自由境界的最便捷的途径。他认为诗人是最接近上帝的人，是自然的守护者和复仇者，是使世界和谐发展的创造者。他赋予诗人和诗歌最崇高的历史使命，他自己的诗歌，尤其是他的哲理诗、格言诗、歌谣诗都是他塑造人性完整的人的最好审美形式。

● 作者简介：张 弓，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620。Email:gongzhfd@126.com。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1CZW017)

● 责任编辑：刘金波



<sup>①</sup>《席勒诗选》，第 62~63 页。